

艺术·舞台

国家大剧院版《漂泊的荷兰人》：

瓦格纳精髓的展现

黑 妹

4月3日晚，国家大剧院迎来了首部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舞台版首演。这部诞生于150年前的巨作在著名歌剧导演强卡洛·德·莫纳科的执导下焕发出全新魅力，无与伦比的视觉奇观震撼了观众的心灵。

随着《漂泊的荷兰人》的首演，“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2”正式开始。此次歌剧节从4月3日持续到6月29日，10台、32场精彩演出为北京观众献上高水准的歌剧大餐。

舞台特效如赏奇幻大片

该剧激情四射的音乐、亦真亦幻的舞台制作、细腻深刻的表演给走进剧场的每一位观众带来了难忘的艺术体验。大幕揭开伊始，观众就被那深邃、奇幻的景观吸引：整个舞台波涛汹涌、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透出一种电影镜头般细腻真实的质感。正如歌剧导演强卡洛·德·莫纳科所言：“要让观众坐在剧场中品尝到海水灌进口中那咸咸的味道。”

随后，剧中主角荷兰人驾驶的幽灵船的魅影从舞台深处缓缓呈现：一艘长达13.6米、宽近9米的巨船在雾霭中“现身”，庞大的船头直接面对观众，伴随舞台上绵延不断的海水，坐在最前排的观众被这一场景吓出了一身冷汗，感叹道：“简直太逼真了。电影里的画面再真实也比不上一艘迎面而来的真船，感觉它马上就要冲向观众席了。”

不同于第一幕真实的舞台风格，第二幕的珊塔房间的场景则充满诗意的美感。半开放的房间完全被置于海水之上。随着剧中的重头戏——女主人公珊塔与荷兰人相见，舞台上6个分体木板组成的天花板和墙面缓缓揭开，房间瞬间变成了一座栈桥，背景是大海。这对恋人最感人至深的二重唱立刻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美感。

第三幕中最大的看点无疑是珊塔与荷兰人最后的沉船场面。对这个“重中之重”的场景，该剧采用“营造视觉错觉”的方式，利用4架升降机将船头缓缓抬起，同时船体下陷，这样做在视觉上加大船体的倾斜之感，伴随着缓缓合上的大幕与荡气回肠的音乐，营造出震撼的视觉冲击效果。

精彩演唱令人眼前一亮

首演中，几名歌唱家也以精



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中国组)剧照

湛的演唱获得好评。其中，饰演剧中女主人公珊塔的瑞典女高音伊娃·约翰森的表现最为突出。据悉，伊娃·约翰森堪称是近年来华献唱的“瓦格纳歌手”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不仅拥有在拜罗伊特瓦格纳歌剧节演唱的经历，2011年，她还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瓦格纳大戏《尼伯龙根的指环》中饰演女一号布伦希尔德。她的嗓音气势如虹，演唱刚柔并济，高音具有极强穿透力。在珊塔著名的宣叙调中，约翰森充满热情与渴望的歌声充分表现了少女的内心世界。

荷兰人的扮演者托马斯·卡则里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他用饱满的唱腔和磁性的嗓音成功塑造了荷兰人这一角色。而有着德国最佳歌剧院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功勋歌手”称号的亨德里克·鲁特林(饰演达兰德)以纯正的发音、地道的唱腔让很多熟悉瓦格纳歌剧的观众眼前一亮。

与此同时，首次参演整部瓦格纳歌剧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及合唱团在首演之夜也奉上了精彩的表演。在国家大剧院歌剧总监、指挥家吕嘉的率领下，乐团一次又一次营造出强烈的戏剧效果，不断推动情节发展。而合唱团面对自成立以来难度最大的合唱段落表现极为突出。

完成高难制作意义非凡

无论是高技术含量的舞台处理，还是高难度的演唱和演奏，对于歌手、乐队、指挥及导演来说，完成一部瓦格纳歌剧的演出都像是一次探险。虽然，上世纪90年

代末德国莱茵歌剧院曾经在上海演出过舞台版《漂泊的荷兰人》，2009年中国交响乐团曾经在国家大剧院首届歌剧节期间推出了该剧的音乐会版，但此前这部歌剧还从来没有贴上过“中国出品”的标签，而随着国家大剧院版《漂泊的荷兰人》的“出世”，这一空白将被填补。

建院短短4年，国家大剧院已经自主制作了多部西方经典歌剧剧目，剧目生产能力不断提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达到了罕有的高度。随着《漂泊的荷兰人》的推出，国家大剧院再一次交上了一份不俗的成绩单。有乐迷在欣赏过国家大剧院版《漂泊的荷兰人》后表示：“我曾在英国皇家歌剧院看过《克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还曾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看过瓦格纳孙女执导的作品，但是这次我想说，大剧院的这版瓦格纳作品绝对更胜一筹。”扮演达兰德船长的鲁特林说：“我曾饰演过7个版本的达兰德，但这个版本让我感觉极了。”

声乐教育家郭淑珍表示：“这

部歌剧是我看过的‘大剧院制作’中最优秀的、最高级的剧目。本剧具有的深刻思想性是 with 舞美技术的发展、导演的创作理念、剧院的制作实力分不开的。本剧能使中国观众大开眼界，对于培养观众对歌剧的兴趣是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我觉得借此看到了歌剧在中国发展的潜力和前途，这与国家大剧院领导层的远见密不可分。”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院长金曼表示：“观看了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我觉得整体水准比起外国的一流歌剧院来说没有丝毫的逊色。该版把瓦格纳的精髓风格真正表现出来了，而且完全体现了国家大剧院作为世界一流艺术中心的水平。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表现令人惊艳。”

作曲家温中甲说：“这部歌剧的上演意义重大，是提高国家大剧院歌剧创作艺术水平、提高中国介绍西洋歌剧的艺术水平，以及提高中国歌剧的艺术水平的标志性、里程碑式的一部歌剧。这样的成功不是某个艺术团能够完成的，只有国家大剧院集合国家的力量，汇集中外艺术家力量才能做到。”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郝维亚认为：“今年看到这部戏，我觉得国家大剧院的剧目生产在质量上有了一个整体的提升。从国家大剧院这种国际化的合作，我们看到国家大剧院已经走上了一个健康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并且，国家大剧院也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中国组表现惊艳

首演之后，4月4日，新版《漂泊的荷兰人》又迎来中国组歌唱家的演出，孙秀苇、莫华伦、龚冬

健、章亚伦等歌唱家代表中国声乐力量向瓦格纳发出挑战。据悉，这还是该剧第一次由华人班底进行演绎。

作为剧中第一男主角，章亚伦所饰演的荷兰人在演出中呈现出令人惊叹的水准，在荷兰人的第一段咏叹调《七年又过去了》中的表现令在场的观众完全折服，低沉的声音充分展现了荷兰人内心的困苦与对救赎的渴望，他冷峻的音色为本就恐怖的场景更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息。

作为《漂泊的荷兰人》的女主角，饰演珊塔的女高音歌唱家孙秀苇是全场的亮点。第二幕开头部分，在珊塔的第一个重要唱段《叙事曲》中，孙秀苇通过恰当的音色变换运用和充满爆发力的演技，让观众一开始便从音乐和舞台表演两个方面清楚地认识到了珊塔的性格特征。而更为精彩的一幕出现在荷兰人与珊塔一见钟情的段落，孙秀苇在举手投足间将珊塔对荷兰人长久的倾慕以及他们爱情的迅速升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二重唱段中，孙秀苇对歌唱气息的把控堪称完美，她将珊塔高贵、纯洁又充满激情的特点充分展现在观众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是首次饰演艾瑞克一角，但莫华伦塑造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自然又鲜明。而同样有着出色表现的龚冬健则堪称黄金配角，他的音域宽阔充满力量，表演自然大方，又带着些许诙谐幽默，把达兰德船长一方面见钱眼开一方面又对女儿怀着深深的怜悯与爱的矛盾性格表现得十分到位。此外，曾参演过国家大剧院制作《茶花女》和《赵氏孤儿》的男高音歌唱家金郑建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他所演唱的《舵手之歌》音乐舒展动听，让人记忆深刻。



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剧照

艺术·剧评



《赵氏孤儿》剧照

3月24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演的《赵氏孤儿》，是由国家大剧院带领台前幕后大约290人，在香港歌剧院的大力配合下完成的一出原创歌剧。剧作场面盛大、情节动人、音乐优美，令香港观众离场时仍感动地抹着眼泪。该剧可说是作曲家、导演、歌唱家以及各组人员齐心协力的成果。

《赵氏孤儿》在音乐方面，突破了传统西洋歌剧的格式，并加插了许多中国乐器的元素，不但继承了中国音乐的传统，还巧妙地展示了西方乐团和中国乐器的合作，营造出动听和独特的效果。

比起西方长笛，用中国竹笛来演绎歌剧中几段优美的旋律，更显得音质突出、亮丽。因此，在其中一段小提琴的旋律中，加入了一线明亮的笛子声。在西洋乐队里没有类似琵琶的弹拨乐器，琵琶清脆的拨弦声，为乐团添加了另一风格的乐声。另一段则用大提琴深厚的音色，衬托了故事情节的发展，非常动人——大提琴原本雄厚的声音就融合了一种悲伤的情怀，琵琶的加入令乐队的伴奏及歌剧情节的发展更加贴切。特别是当程婴妻子麦荻面临着与自己亲生骨肉分离的那一刻，大提琴沉重的

马乱的情形。歌剧的化妆技巧和舞台设计，也让观众深切同情剧中受害的程婴连同其他角色的悲情。程婴朴素的衣着告诉观众他只是个清贫的大夫，但其卑微的身份和其成就的功劳，构成戏剧性的效果。剧中其他角色的服装颜色也成为丰富整个舞台的润色之笔。

300人的仇人时，他唱出了激昂的咏叹调，再次掀起那段熟悉的旋律。这与前几幕的音乐产生紧密又强烈的呼应。作曲家极力避免听众不适应的不和谐音，特意写出简单和调子优美的爬音动机，

带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是很好的选择。该剧音乐另外的高明之处在于，在剧情高潮的地方，运用强烈的节奏和鼓动人的旋律来带动观众的心；又透过铜管乐器和男高音的音域渐渐增大音量，充分利用了和谐与和音的歌调，表达歌剧激昂的主题情感；再加上词作家扣人心弦的措词，故事的连贯性及导演的细腻手法，让此剧深深地触动人心。

台上每位歌唱家的音质各具特色，都很优美，符合故事中不同人物的需要和角色的发展需要。男中音袁晨野雄厚的歌声含有丰富的感情。在赵武清醒过来的高潮点，运用雄亮的声音抒发激动的情怀，同时在缓慢的段落展示高巧的技术，以清甜的歌声唱出温柔的旋律。饰演麦荻的梁宁在第二幕里演技精湛，唱出自己将要失去亲生骨肉的哀叹之情，令人印象深刻。

在舞台美术方面，台景微斜的特征，让观众能够观看到整个舞台的设置，更表

露出战乱年代兵荒马乱的情形。歌剧的化妆技巧和舞台设计，也让观众深切同情剧中受害的程婴连同其他角色的悲情。程婴朴素的衣着告诉观众他只是个清贫的大夫，但其卑微的身份和其成就的功劳，构成戏剧性的效果。剧中其他角色的服装颜色也成为丰富整个舞台的润色之笔。

艺术·殿堂

专业细化 竞争上岗

——记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二〇一二年度专业考核

本报记者 冯 倩

3月27日至4月1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内部平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2012年度业务考核正在有序地进行。

这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转企改制后的第二次业务考核。不论知名度高低、年龄大小，所有演员都必须参加。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的考核方案是在精心研究之后确定的，这6天进行的是器乐、声乐、舞蹈三大类的考核，每大类均邀请了集团外专家评委现场打分。“考核较以往专业更细化了，形式更新颖了，要求也更严格了。”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顾欣在考核之前，为所有专家评委颁发了聘书，以保证考核的公正性和严格性。他表示，业务考核制度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转企改制后进行的制度探索，每个演员都可以申报一个岗位，集团会根据考试情况划定个人的不同档次，进而以岗定薪。这样做有利于人才的优化配置，转变旧有模式，让年轻人拥有更广的发展空间，促进集团发展。

记者在现场采访，明显感到了演员们对此次考核的重视。集团工作人员更雪告诉记者，这次考核具有竞争上岗性质，因此大家都很重视，许多人提前一个多月就准备了。“最近集团里的各个排练厅经常是灯火通明，演员们一遍遍地对着镜子纠正动作，一直

到深夜。”她说。

紧张的气氛对演员们的心态也是一种考验。3月28日下午，声乐类考核开始前，不少演员正在紧张地练声，有几位年轻演员讨论着即将进行的考核。“好紧张啊！谷建芬、李谷一这样重量级的专家都来做评委了，唱得好不好他们一下就能看出来呀。”考核结束之后，演员赵大地告诉记者，“带有比赛性质的考核和演出还是不太一样，还是会紧张，今天就有几个演员因为紧张没有发挥好。”

尽管这样的考核给演员增添了不少压力，但从专家到演员却对这种业务考核形式表示认可，认为这有利于演员自身的进步和集团的发展。声乐类的专家评委、中央歌剧院副院长、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长黄小曼表示：“这样的考核办法非常积极，它将刺激演员自身业务的提升，推动集团整个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担任此次器乐类评委的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于红梅教授亦对这种业务考核机制在促进年轻人自我提升方面表示肯定。

演员们也对这样的考核机制表示赞同。34岁的声乐演员张明哲说：“这样考核挺好，相当于所有人在进行一次大阅兵。我们声乐类的考核，这次是不限曲目不限风格，进行3次摸底，这对歌手很公平。作为歌手我很赞同这种方法。”

4月6日，中国国家京剧院的20余位年轻朋友再次相会，以“感恩、感动、感悟”为题，畅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暨第五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首届中国京剧流派班学员汇报演出中的感动与领悟。

大恩须言谢

“虽然大家都是青年演员，但是大部分也已经在国家京剧院工作多年了。以前，每年能演出一两折子戏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剧院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为我们青年演员办20天的演出季，这已经不是感恩能表达的了。”国家京剧院二团演员李博，说出了在场所有青年演员的心声。

3月历来是演出淡季，在这个时候为青年演员办演出季，国家京剧院的领导不仅需要付出心血，还要顶住压力，而他们更是将对青年演员的关爱完善到了细节。国家京剧院一团演员宋奕坚说，由于经验不足，青年演员上台之前非常紧张，每场演出剧院领导都会在场侧帮他们把场，“看到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很多。”

国家京剧院三团演员唐不香在展演中展示了她向京剧表演艺术家孙毓敏学习的荀派名剧《勘玉钏》，而这出戏此前她从未全本

登台演出过。于是，剧院领导特意为她为在展演前安排了在国家京剧院畅和园小剧场的演出。“演过一次就是不一样，我的心里有了底。剧院领导想得太周到了。”唐禾香说。

为了让青年演员在难得的机会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功夫和才华，老艺术家们纷纷倾囊而授。3月13日，国家京剧院二团演员刘大可主演全本《通天犀》的日子，也是他的指导老师任凤坡73岁的生日。“排练的时候，任老师经常上午在戏校上课，中午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匆匆赶到剧院帮我指导。演出那天，任老师没有庆祝生日，而是在后台为我把场，师娘虽然发着高烧也在我为端茶擦汗。”刘大可说，老艺术家的敬业精神和对后辈的关爱，感动着他，也激励着他。

更深入的思考

在密集的17场演出中，青年演员“今天当红花，明天扮绿叶”，

话感恩 道感悟

——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展演座谈会综述

本报记者 刘 森

每个人几乎都参与了5场以上的演出，在展示和交流的同时，青年演员对自己、对艺术、对未来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83米的身高、180斤的体重，对于一个老生演员来说，是可怕的局限。但是，在出演《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时，张浩洋身材上的局限却变成了他的优势。“感谢剧院领导帮我找了一个好老师。《红灯记》改变了我的命运，这出戏救了我。大家都说我们是‘红灯’的第三代传人，但是我自己知道还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跟着钱浩樵老师学习，争取把《红灯记》变成我的看家戏。虽然我的条件有限，但我还是要跟老师再学一些传统剧目。”

花脸演员谭帅在大学期间学的是铜锤和架子，到国家京剧院工作之后只从事铜锤花脸的演出，这曾一度让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此次展演中，谭帅出演了《野猪林》中鲁智深一角，这个角色不仅让他找回了自信，也让他

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能参与《野猪林》的演出，是剧院给我最大的机会，我真的很感激。通过这次演出，我觉得我迫切需要一个好的帮助，才让我完成了这出戏的演出。”王璐说，他的收获不仅是在戏内，更多的是在戏外。“这次展演，我帮助刘大可配演《通天犀》并主演《野猪林》，这两出戏让我对剧本文学、唱腔板式都有了更多的认识。老先生们常说，演员一定要吃透剧本、吃透角色的台词。为了演好林冲，我从剧院资料室复印了李少春先生

从1953年第一次演出到1963年将《野猪林》拍成电影这10年中所有该剧的剧本，仔细研读。李少春先生在这些剧本上都做了标注和修改，这些墨迹让我受益匪浅。”

在17台展演剧目中，《通天犀》是一出特殊的剧目，它饱含着刘大可对仙逝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景荣庆的承诺，也见证了刘大可与王璐的友谊。“排演这个戏，不容易，是我3年多的等待与坚持，感谢我的好哥们王璐一直挺我到最后。演出这出戏，我是受益者，同时也向京剧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对于今后的发展，刘大可也有自己的打算，“我今年已经33岁了，对于一个武戏演员来说今后会更加困难。由于我自身的局限，并不适合转成偏重唱功的铜锤花脸，所以我必须继续在武戏方面坚守。但我会听老师的话，更注重文戏的表演，至少要把武戏中的文戏先唱好。”